





阿 Q 劇本

陳夢韶編



3 0475 0364 8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秋吳Q飾次第
君劍的阿扮一

854.6
380

次	目
---	---

目次

孫貴定博士序

寫在本劇之前

幕一 自己的優勝

幕二 戀愛的悲劇

幕三 生活的問題

幕四 靜修菴脫險

幕五 衣錦還故鄉

幕六 人生大團圓

32600

寫在本劇之前

魯迅教授著的阿Q正傳，久已膾炙人口；阿Q兩字，不但國內的一般青年幾乎都會認識牠，便是國外的學者也都漸漸地聽見他的名字了。

阿Q是無產階級和無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忠誠的勞働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偷竊的無賴。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猥褻的東西。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人間冤抑的無告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該死的



亂臣賊子。

因為阿Q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終於不能不做個忠誠的勞働者，不能不做個徒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甚至於不能不做個人間冤抑的無告者。又因為阿Q是無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以為作事與其「諱莫如深」也，甯坦然把曾經做過偷盜的幫手告人；戀愛與其用手段誘惑而後得着女人之心也，甯挺然長跪示伊以一片真誠的赤心；在法庭對讞與其恃口強辯而希望倖免於禍也，甯絨口俯順好像就死地而沒有作聲的羔羊。至於他由環境所獲得的待遇和結果——這便是有產與無產和有智識與無智識兩種階級的人們的差別點了。

阿Q是時代的社會環境所型成的一個特殊的人物，而却爲這型成他的社會環境而犧牲了自己。從來像這種爲社會環境所型成而又因之而犧牲了自己的可憐的人們實在不少，然而對於這種可憐的人們能夠表示真摯的同情的人又實在不多。於是和阿Q同一樣境遇的可憐的人們，也就一樣地永遠成爲人間冤抑的無告的人了。阿Q正傳是爲着這種可憐的人們吶喊出來的呼聲，阿Q劇本是負有把這種呼聲傳佈出去的使命。

阿Q劇本出世以後，能不能接受一般觀衆的歡迎，就要看能夠表示同情於阿Q的人們的多少爲斷了。編者爲要給一般同情於阿Q的人們愈加明瞭這阿Q劇本的結構和內

容，使得他們能夠把這內容切實地表現傳演出去，於是躲避煩冗，再寫了下邊的許多話：

編阿Q劇本的時候，第一發生的問題，就是景地的選擇。阿Q無家，居在未莊村中的土穀祠。他在村中替人家做短工，時常出入於趙錢兩府及酒店賭場等處；戀愛失敗了以後，爲饑困所迫，又走到靜修菴去偷蘿蔔；後來又走上城去，供役使於白舉人的家裏，又後來衣錦還鄉，仍住在土穀祠裏，並再到過了趙府，酒店，和革命黨辦事處。趙家被搶劫後，阿Q又被抓到城裏去了。他一生的生活事實，就可從這幾個地方找出來。不過在每一個地方所能找出來的事實，都是他的生活的一片段。演劇的時候若欲將

每一個地方表演他的每一片段的生活，勢必至於非把全劇割裂爲十餘幕，安配在十幾個景地不可。現在阿Q劇本共分六幕，選擇的景地才只有五個。這五個景地，至少要具有三種條件：一，最能夠概括阿Q一生生活的事實的；二，能夠使這些事實得着最適切明白的表現的；三，在這些生活事實中最富有表演的情感 and 趣味的。景地不足以概括生活的事實，則事多掛漏，必失了阿Q一生生活的精采。或景地可以概括生活的事實，而表現不能適切明白，則劇情散漫模糊，首尾不貫；情感不能豐富，則演者乏味，觀者索然。

第二發生的問題，就是劇中人物的配插。景地擇定之

後，就要把與阿Q的生活有關係的人配插進去了；然而有的景地並不是凡與阿Q生活有關係的人所能夠都到那裏去的，如第五幕「衣錦還故鄉」所選擇的景地是一間村中的酒店，一般酒客，王鬚，甚至鄒七嫂，趙太爺都有到那裏去的「可能性」，至於那個「忙瞥了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的秀才娘子，恐怕就不能夠到了酒店中做起這麼肉麻的表情來罷。然而這種肉麻的表情是不可少的，於是就將這種表情派給一位比較能有到酒店去的「可能性」的趙太太去表現出來。又如第四幕，靜修菴脫險中的阿Q若因老尼姑的追究和黑狗的吠便一直跑逃了，該幕的劇情也就要從此中止了。正因為阿Q沒有真的怕老尼姑，正因為

阿Q的好勝心欲報黑狗的仇，所以他復從逃跑中重到了靜修菴的園牆外。然而牆門關了，老尼和黑狗都杳然了，此時若使阿Q轉身回去，該幕劇情也就要從此中止了。然而「靜修菴脫險」一幕斷不能就此中止的，於是就不能不另請一位男漢出來：一則使阿Q得以稍吐他的胸中的不平之氣，一則他們既說明要上城到白舉人家裏去討生活，同時使下幕「衣錦還故鄉」也就來的不唐突。

景地和人物配擇已定，還有一件事就是幕目的問題。

有的人以爲新劇普通都分爲三幕，四幕，至多不能逾過五幕；但是阿Q劇本至少非六幕不足以表現阿Q生活的精采部份。又有人以爲阿Q既會上城去，就應增入阿Q怎樣在

城裏生活，怎樣挺而走險一幕在「衣錦還故鄉」之前；增入阿Q怎樣不准革命一幕在「衣錦還故鄉」之後，又須增入阿Q怎樣被押去槍斃的情形爲最後一幕。但依編者意思儘可不必。演劇雖注重在表現，但也須貴有含蓄。觀衆所能推想得出的事，正無妨讓給他們自己去想像和推測。

阿Q劇本處處要表現阿Q是個忠誠的勞働者，而他的環境又處處是譏諷，處處是壓迫，處處是冒險，處處是像非驅逐這個忠誠的勞働者陷入於「窮極則變」之途不可。然則，這個忠誠的勞働者的不幸的結局，固然是意中事。

第一幕，幕一開，這個忠誠的勞働者便活現在觀衆的眼中。從他的答錢文童的一段對話，可以看出他對於勞働

的自豪：

「你現在才知道我老Q的本領？我一天起來人家叫割麥便割麥，叫舂米便舂米，叫撐船便撐船；從早上一直拚命作工，到現在還要劈這麼多的木頭。

像我這樣的魄力，雖是賺錢不會像你們錢老爺那麼容易，但是將來我生下的兒子會比你闊得多啦！」

他心目中以自食己力爲榮，以勞工神聖自豪；他未嘗看重養尊處優的富人，未嘗因自己的低微的操業而自輕自賤。他是個抱有無窮希望的樂天派的勞働者。然而，在他環境的人却都看不起他，譏笑他，奚落他。他由向外挑戰的反抗精神，退而爲向內自制的無抵抗意志。他由「搶

前便打」退而爲「怒視衆人」，又退而爲「強作自慰」，更退而以「我是蟲豸」自承。但是，阿Q畢竟不是提倡「無抵抗主義」的托爾斯泰，他畢竟是個無知識階級的工人，他爲要滿足他的反抗精神的伸張，於是便把一肚皮的晦氣向那弱而無辜的小尼姑去發洩了。阿Q的這種態度，同時也就是一般有體面的權威者的態度。

第二幕，幕一開，這個忠誠的勞働者又便活現在觀衆的眼中了。他不但是忠誠的勞働者，他也是一個具有「人類性」的獨身者。他不會忘了食，同時也就不會忘了色。他雖是沒有偌大手段和本領可去勾誘人家的少奶奶，沒有漂亮的容貌可去餌釣人家的姑娘，然而他對於那弱小可欺

的小尼姑，却未免要飄飄然的；他對於那「同病相憐」的吳媽，又未免要搶前便跪了下去，希冀她也許會受感動的。然而畢竟是失敗了。吳媽哭了，要去自盡了，——這在吳媽的意思雖說不能不這樣敷衍一番，但阿Q的致命傷處，却便在乎這不能不敷衍。吳媽的不能不敷衍者，環境禮教使之也；阿Q的所以受致命傷者，不曉得施用社交手段害之也。他的求愛手段除公然的「跪」及單純的「我和你睡覺」的要求以外，再沒有別的了。不但他的戀愛失敗，連他所以自豪的謀生的勞工也落入於小D之手了。

他從恐慌中跑回土穀祠裏去了，爲虎作倀的地保襲進來了，阿Q從此又加上一層抄家破產的苦厄。他不怨罵趙

太爺，他不怨罵地保，他也無法怨責吳媽，他只恨那接代他的勞工的小D。他雖曾經和小D起了一場龍虎鬥，然而這究竟對於他的生活是無補的。他爲饑餓的本能所驅迫，不得不到了靜修菴去偷拔那弱者的蘿蔔，然而這究竟對於他的以後的生活也是無補的。於是他又不得不和他所親愛的故鄉辭別了。

他同一位同病相憐的男漢上了城裏謀生去了。話雖說他是在白舉人家裏幫忙的，但是「物去鄉則益貴，人去鄉則益賤」，阿Q從本村中的人所接受的譏諷和壓迫，未見得在城裏就會受了同情和尊敬罷。至於那白舉人老爺也決不會比趙太爺好的，阿Q說：

「我不高興再幫忙了，那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做人又刻薄，事務又好忙的。」

以一個人家叫割麥便割麥，叫舂米便舂米，叫撐船便撐船，叫劈柴便劈柴的好勞働的阿Q，也會有「做人又刻薄，事務又好忙的」的怨嘆，則白舉人老爺不但不比趙太爺好，反要酷刻多了。阿Q既不能在白家幫忙，亦斷乎是不能空手回鄉的，於是就挺而走險了。他日錦衣榮旋，脾睨一鄉，在村人雖各抱着「與其慢也甯敬」的心理，但是斷不會誤會白舉人能有因愛才而招了阿Q爲贅婿的事，也斷不會誤會阿Q能有在路上拾得一塊黃金的幸運。

因此衣錦還鄉的阿Q，不但沒有真實地得着新尊敬，

反使人愈加畏避，愈加提防他了。趙太爺惱羞成怒地說道：

「這忘八蛋近來變了，我看他這些東西一定是偷來的，須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把他送到衙門去，槍斃了他的狗命，也免貽了未莊的後患。」然則使趙家不遭了搶劫，而阿Q也難逃於槍斃的定數了。他是不是勾結匪徒搶劫趙家的正犯，實在不成一個問題。在他憤憤地爽利地答着判官——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的，」和「因為我想造反。」

——的兩句話相形之下，我們可以斷定阿Q決不是一

個想要遁詞掩罪的人，也可以斷定阿Q決不是一個勾結匪徒搶劫趙家的主犯。但是趙太爺既有地保可爲情證，判官又有「在法爲法」的把握，而阿Q平時的潦倒落拓又不能自證其爲完人：於是他竟死於「搶劫犯」的罪名了！

阿Q的不幸的結局，在一部分觀衆看來，或者以爲是當然的，是應該處以死刑的盜犯。在別一部分觀衆看來，或許要替他叫出冤枉的。但是無論說他的結局是當然的或是冤枉的，在阿Q都是一樣。你就說他的死是當然的，問他：「還有什麼話說麼？」他一定回答：「沒有，沒有。」你就替他叫出冤枉，而「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我們這個忠誠的

勞働者阿Q，他也不怨生，也不怨死，他只聽任着運命的指揮，從應該來的地方來，到應該去的地方去。阿Q劇本也只能赤裸裸地將阿Q一生的命運表演出來，至於一般觀眾及讀者要生出如何的感想，是無暇過問的。

阿Q劇本脫稿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廿八日，本爲雙十中學校新劇團表演而寫的。原稿匆促草成，難快人意。今春歸自金陵，偶爾念及，復取舊稿，重行修改潤飾。劇中許多對話動作仍從阿Q正傳原文，編者既省許多麻煩，而實際上有些地方也並無重新鑄辭的必要。

楊孝禮 王汝仁二君替我抄寫付印，是應當在此聲明感謝的。一九二九，三，十，夢詔改寫於廈門。

幕一

自己的優勝

劇中人物

男角：

阿 Q

趙太爺

秀才少爺

趙司晨

錢文童

錢大少爺

王鬍

酒店主

酒客 A

酒客 B

酒客 C

管土穀祠的老人

判官

阿 Q 劇本

小 D 地保 男漢 女角：
吳媽 趙太太 少奶奶 鄒七嫂 小尼姑 老尼姑

書記官
長衫差員二人
兵士十餘人

時間 民國紀元前一年，春日，太陽西斜的時候。

景地 未莊的一家酒店，酒店口裏外相通。

人物 阿Q 王鬍 小尼姑 錢文童 錢大少爺

酒店主 酒客A 酒客B 酒客C

（酒店門內排列幾塊給客人吃酒菜的棹椅，莊中有許多人在此處喝酒閒談，錢文童亦在座。阿Q在店口外剖柴，正剖得起勁。）

酒店主 （指着阿Q鼓掌）哦！阿Q真能幹哩！好大木頭經他動手便斃如破竹，又快，又整齊伶俐。

（阿Q露出得意神情，剖得越快。）

錢文童 噲！好本領，阿Q！

阿 Q (表示自豪的樣子) 你現在才知道我阿 Q 的好本領？

我一天起來，人家叫割麥便割麥，叫舂米便舂米，叫撐船便撐船，從早上一直拚命作工，到現在還要割這麼多的木頭。像我這樣會忍勞忍苦的魄力，雖是賺錢不會像你們錢太爺那麼容易，但是將來我生下的兒子會比你闊得多啦！

(座客哄笑，阿 Q 自得，以手搔着頭上光滑的癩瘡疤。)

錢文童 (指着阿 Q 譏笑) 喲！電燈光起來了！

酒客 C (譏笑) 天色還光亮呢，怎麼就要點起燈來？

酒客 A (譏笑) 人家點燭容易被風吹滅的。我們有自來

電燈在這裏，又光亮，又不怕風哩！

阿Q（氣忿向酒客A）你說你老爺不成？你老爺又未曾打罵你。

酒客A

（斂笑）我倒不是你老爺啦！說你便怕你不成？

（阿Q怒視酒客A，搶前便打，兩人扭作一團。

阿Q敗，衆哄笑。）

衆人

（哄笑）噲！亮起來了，自來電燈險些打破了！

（阿Q怒視衆人。）

錢文童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裏，任打不會破的。

阿Q

（瞅着錢文童）你還不配……

錢文童

我自然不配的。

酒客 B

（撩着阿 Q 的衣）喂！阿 Q，他不配，你才配做保險燈呢！獨家經理的，又光又亮的保險燈！

阿 Q

入你娘的！又來一個！

（阿 Q 回頭，伸手揪着酒客 B 的黃辮子，自己的辮子亦被揪着。兩人互揪着黃辮子，扭打做一團。阿 Q 敗，被扭向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

衆人

（哄笑）更加亮起來了！不會破的。

阿 Q

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強作自慰神情。）

酒客 B

（又揪住阿 Q 的辮子）阿 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

（兩隻手捏住自己的辮根，歪着頭。）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酒客B仍不放，給他再碰了五六個響頭，然後釋手。衆人哄笑。）

錢文童

哦！原來我們有一條大蟲豸在這裏。

酒客A

會發光的蟲豸。

酒客B

草螢一類的蟲豸。

阿Q

我是草螢都好，又會在暗裏飛來飛去，飛高飛低，飛入你娘的帳裏。好不好？

酒客B

保險燈險些兒撞碎了，還不提防。再要多口，便撞你真個破碎！

酒店主 (排解) 大家和氣些，不要再爭鬧罷。咱們來開

一場「押牌寶」玩玩好不好？

阿 Q (得意喊着) 我贊成，就拿牌寶來！

衆人 來！我們都加入。

(酒客一齊圍在一塊，酒店主自作賭官，阿 Q 自腰帶中掏出銀錢一把，誇耀於衆前。)

酒店主 阿 Q 放手些！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

阿 Q (響叫) 青龍四百！

酒店主 誰要的，快加上去。

阿 Q (揭開盒子蓋) 咳~~~~開~~~~啦！

酒店主 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裏啦~~~~

阿Q的銅錢拿過來……。

阿Q 你媽的！再來，不贏不成。

酒店主 誰要得快加上去。

阿Q （響叫）天門兩塊！

酒客A 穿堂一百！

酒客B 穿堂一百五十！

阿Q （揭開盒蓋）咳……開……開……啦！

酒店主 青龍……開……啦！喂！好個天門！阿Q，你發

財了。

（酒客和阿Q繼續賭下去，阿Q初贏了許多，最後，阿Q的銀錢都輸完了。）

阿 Q 他媽的！今天倒霉！只想角錢變成大洋，不料銅錢也都化飛去了。

（在聚賭中，王翳赤着膊，醉醺醺從街上走來，找着酒店口外近傍一塊石頭坐下，低首捉蟲子。）

錢文重（笑）又來了一盞洋燈了。

酒客 C（笑）雙料的洋燈，有鋼絲網籠着的。

酒客 A 阿 Q 的保險燈不行時了。

酒客 B 沒有鋼絲網籠着的燈，是容易破的。

阿 Q（向酒客 A）我的不行時，你娘的才是行時的。

酒客 A 你娘的才是行時的啦！

王翳才兩個多月不換衣服，蟲子便會作怪了。捉蟲子好，

管他媽的取笑！

酒店主 不要只管吵嘴罷！我們再賭一場勝負好嗎？

衆人 好的再來罷。

阿Q 你們自己賭去，我沒有錢，不要賭了。

酒店主 阿Q，再來罷，沒有現鈔不要緊的。

阿Q 不要了，不要了！

（阿Q退坐在王翳對面石上，注目看王翳捉蟲子，

衆酒客仍舊圍着賭。）

阿Q 停了十來天不提蟲子了，我也來捉一捉好。

（阿Q脫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只捉到三四個，抬頭看見王翳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放在嘴裏

畢畢剝剝的響。阿Q露出好勝心，找了一個大的，塞在嘴裏，很命一咬，不甚響，他把衣服摔在地上，漲紅了面。）

阿Q（吐一口唾沫，向王鬚）這毛蟲！

王鬚（輕蔑的抬起眼來）癩皮狗，你罵誰？

阿Q（站起，兩手叉在腰間）誰認便罵誰！

王鬚（站起，披上衣服）你的骨頭癢了嗎？
阿Q 就是！

（阿Q搶上去要打王鬚一拳，還未及身，已被王鬚扭住了辮子，要向着牆上去碰頭。衆酒客看得有趣。）

阿Q (歪着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

王鬚 (冷笑) 哼，不動手！先給你老爺碰了五個響頭再說。

(王鬚硬給阿Q碰了五下頭，又用力一推，使阿Q跌出六尺多遠，揚長而去。)

酒店主 阿Q你真不知自量力了。

酒客A (笑) 阿Q，這回真的落臉了。

酒客B C (笑) 自來燈頭，怕已撞得裂痕了。

錢文童 有鋼絲網籠着的洋燈，委實比阿Q的保險燈強。

阿Q (向錢文童) 自己家裏有了剪光頭的洋鬼子，虧你反要取笑人家！

錢文童

(變色)甚麼洋鬼子！你再多說，便打你個嘴歪！

(阿Q緘默地站着。錢太爺的長子——一個剪辮子的新學者——拿著一枝杖子走來，阿Q登時怒目而視。)

錢大少爺

(向錢文童)老爺叫你了，還在這裏。

錢文童

我就回去的。

(錢文童回去。阿Q怒視錢大少爺，只不作聲。

錢大少爺跟了錢文童走將回去。)

阿Q

(吐一口沫，怒罵，)假洋鬼子，快滾開去！禿兒，

驢，拿着哭喪棒的驢……

錢大少爺

(回轉頭怒視阿Q)你這瘋狗，亂吠甚麼？

阿Q 禿兒，噓……

錢大少爺 你這潑皮！（回轉身大踏步走了過來，拍的一聲，將杖子打在阿Q頭上。）

阿Q 我不是說你。

錢大少爺 詭辯！不是說我說誰？

（靜修菴的小尼姑適從對面走來。）

阿Q （指着小尼姑）我說她！

錢大少爺 胡說！該把你打死！

阿Q 我不是說你，我說她！

（錢大少爺只管打了阿Q幾下屁股，悻然回去。）

小尼姑 （驚愕）你說我甚事？

阿 Q (悻然)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

因爲見了你！(大聲吐一口沫) 咳！呸！

小尼姑 (發噎) 你瘋了嗎？你見了我，共你何干？

(阿 Q 走近她身旁，伸手出去摩着她新剃的頭皮。)

阿 Q 唉，見了你，才遇着這麼晦氣啦！

(小尼姑全不睬，低頭只要走。)

阿 Q (默笑) 禿兒！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小尼姑 (漲紅了面) 你怎麼動手動脚……

(酒店裏的人大笑，阿 Q 愈加得意。)

阿 Q (扭住尼姑的頸)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小尼姑（掙扎脫去，哭）這斷子絕孫的阿Q！

阿Q（裝女態，假哭）這斷椅坐船的阿丘！

衆人（得意）哈！哈！哈！

阿Q（俏皮）斷了椅，坐船更加爽快哩！

衆人（哄堂笑）哈！哈！哈！

阿Q（鸛鷺笑）哈！哈！哈！

（在哄笑聲中閉幕）

幕二 戀愛的悲劇

時間 同年，暮春的一日，午後五點半鐘。

景地 趙太爺家。

人物 阿Q 吳媽 秀才少爺 鄒七嫂 趙司晨 趙

太爺 小奶奶 地保 小D

（阿Q在趙太爺家的廊上春米。）

阿Q （停春自語）可恨的女人！伊們全都要裝做「假正

經」的。（凝想）……「斷子絕孫的阿Q」！哼！

這和和尚私通的小尼姑也會裝做「假正經」罵起我

來！

（阿Q吸旱烟，吳媽拿了縫紉的衣進來。）

吳媽 阿Q，米春好了罷？你還在吸烟吸不了。

阿 Q (若不聽見似的) 害殺人的小尼姑，臉怪膩滑的。

吳媽 你說甚夢話？

阿 Q 那前日從酒店門口經過的小尼姑，被我擰了一下臉頰，罵我一聲「斷子絕孫的阿 Q」，使我現在猶飄飄然不能忘情的。

吳媽 你這賤人，對着人家修行的小尼姑，也舉動無禮！

阿 Q 凡是做了尼姑，一定和尚私通的。她一個女人，獨自一個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還說她修甚麼行？

吳媽 你這賤人！難道女子都要收藏在深閨裏，不許她出了閨外一步不成？

阿Q 女子要深居閨中，才是好女子；出閨外，便是不好

的女子。你看錢太爺和我們趙太爺的小姐們，何嘗

走出閨門一步？這才算是大家女兒。

吳媽 你這糊塗蟲！難道出閨門外的女子都是不好的，都

便聽憑你播弄不成？趙太太明日要獨自出門去。你

敢說她要引誘野男人麼？

阿Q 趙太太要獨自出門到那兒去呢？

吳媽 回母家去的。你敢說她怪話不成？

阿Q 她怎麼好好的，要回母家去做什麼？

吳媽 因為趙太爺要買一個小的，她兩三天沒吃飯了。

阿Q （驚訝）什麼！趙太爺已經娶了趙太太，還要買一

假小的，難道一個妻子不夠嗎？

吳媽

這話就奇了！趙太爺是有錢有勢，有本領的人，他要娶了三妻六妾，儘管可以的。像你這樣的男人，恐怕就是一個妻子也娶不來呢！

阿Q

放屁！聽我不識勢頭。我將來娶的妻子，比咱們趙太太還要漂亮呢。

吳媽

（冷笑）哼，虧你說得出這話來。我且問你，你要從那裏弄得着錢來娶妻子？像你這樣，一直做下去，一輩子也積下不到幾個錢。一個妻子是幾個錢所能夠娶得來的麼？

阿Q

我自己就不能積了這麼多的錢，我的兒子也能夠替

我積下來的。

吳媽

（嗤的一聲笑出來）哈哈！妻子還未曾娶了來，卻先說你的兒子了。你的兒子是會從土穴中鑽出來的嗎？

（兩人談話靜默了片時）

阿Q

（凝想）女人！害殺人的女人！……

吳媽

（冷笑）哼，自己不壯志，倒罵起女人來！我們女人害殺你甚麼？

阿Q

你們女人！啊，你們女人！……沒有你們女人，天下總會太平得多哩！

吳媽

沒有的話，我不要聽你瞎說。（停頓）

阿 Q，我且問你，便是有女人願意嫁給你，姑且無論你沒有錢，自己也養她不飽，單只是住的房子，你要安搭在那兒呢？

阿 Q 房子是容易的。我那裏土穀祠裏邊，空的地方很多，不道是一個女人，便是十來個女人，也可以住得下哩。

吳媽 噢！你說起話來，好像吃餅一般容易。你那裏土穀祠裏頭，也住得下新娘子嗎？又不是要做尼姑呢！
（兩人靜默了片時。）

阿 Q （凝思）女人！……害殺人的小尼姑！

吳媽 你瘋了！你何苦又罵起尼姑來了？

(靜默了片時。)

阿Q (凝思)……女人！……小尼姑，……生孩子，：

：

吳媽 你真的着了瘋魔了嗎？你怎麼自言自語地將小尼姑和生孩子說在一起呢？你不怕沾污了人家修行清白的名嗎？

……

阿Q
吳媽 正經的工課不要做，白坐着瞎說，一臼米舂了整天，還沒舂好。少停太爺來，你就會知道了！

(吳媽低着頭，仍舊地縫衣，阿Q舉杵舂了幾下，又停着癡想。)

阿 Q (恍然) 聽說秀才大爺的少奶奶要生孩子了，真的

嗎？

吳媽 (發嘆) 真的真的！這又共你何干？

阿 Q 甚麼時候會生的？是不是這八月裏？

吳媽 是，是！你何必問到這樣詳細？

阿 Q 咱們少奶奶真是好福氣呀，才生了一個孩子，又快
要生下一個來了。

吳媽 (嘆一口氣) 可不是嗎？有好福氣的人，不但有金
錢，有聲勢，還有兒孫滿堂可以娛樂晚景，像我們
這窮人一輩子勞苦到底，終竟沒有出頭的日子！

阿 Q (自豪) 沒有出頭的日子？咱們將來的兒子還要比

朽字說起
來不合乎
通於化

戀 愛 的 悲 劇

吳媽

少奶奶生的兒子闊得多咧！

（瞪目發瞋）唔！你怎麼不明不白，說出「咱們」這兩個字來？你是你，我是我，怎麼把我也牽連在一起？

阿Q

我？難道你自己不望將來有了好子孫不成？

吳媽

（苦笑）俗語說，「朽木頭長不出連理枝」。我這樣四五十歲的老木頭了，還敢希望有什麼的。

阿Q

（以深情的眼睛，默看着吳媽）吳媽！……

吳媽

（停針，抬頭看了阿Q）甚麼？

阿Q

……

吳媽

叫我做甚？

阿 Q

(站起) 吳媽！……我要……

吳媽

你要甚麼？

阿 Q

(搶上去跪下) 我要和你鬧覺！我要和你鬧覺！

吳媽

(突然發抖) 阿呀！你真的瘋了麼？

(吳媽大聲喊嚷走出。阿 Q 對了牆壁跪着發怔，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慌張地將烟管插在禪帶上，想要去舂米，頭上早拍的一聲，一棒打下來。)

秀才

你反了！你這忘八蛋！

阿 Q

(用手護頭) 沒……沒……沒有反的！

秀才

沒有反？你在這規規矩矩的家庭裏大膽敢做出這種

穢褻的舉動來，你簡直是造反！（打）我打死你這造反的忘八蛋！

阿Q 不敢了！沒有的事。

（秀才把阿Q打了一番痛快然後出去。阿Q動手去舂米，舂了一會，覺得熱起來了，便歇手脫了衣服。趙府隔壁的鄒七嫂，趙司晨走來。）

鄒七嫂 阿Q，你真失德呀！

趙司晨 你害的吳媽要去上吊了，此後吳媽若果有意外的事呢，你總該担負責成的。

阿Q

鄒七嫂 可不是麼？吳媽若果有什麼事，你總就知道的。

阿 Q (囁嚅) 沒……沒有的，沒有的事。

趙司晨 你還敢強詞？你現在調戲了吳媽，還說沒有。

鄒七嫂 (嘆) 要邦敗了！天壤地下也未會看見過一個人像這麼番。好是吳媽那樣老人，要是人家的姑娘，恐怕脖子總該斷的！

趙司晨 人家姑娘，你敢說他不敢嗎！

鄒七嫂 (向司晨) 現在吳媽怎麼樣了，我勸勸她去。

趙司晨 是的，你去勸勸她。

(鄒七嫂自傍門入。)

阿 Q (自語) 哼！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鬧着什麼玩意兒了？

趙司晨

阿Q，你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都調戲起來，簡直是反了，等一會趙太爺回來，你還要知死呢！你此刻還不自悔！

（趙太爺突然進來，手裏捏着一支大竹槓，阿Q翻身便走。趙太爺用竹槓阻他的去路，阿Q又翻身走出後門去了。）

趙太爺

（怒氣）這該死的奴才，也會造反！

趙司晨

這樣行動的確是不行的。尤其是在我們這未莊鄉中，更不容許有此類淫褻東西！

趙太爺

司晨，你快去通知地保，這種行徑大有關世道風化的。我們這鄉里老幼婦女算也不少，好叫她們

提防。

趙司晨

這當然是要通知地保的，我就告訴他去罷。

（司晨出去，後院喧叫聲和哭聲混雜，漸漸迫近。鄒七嫂拖着吳媽走進來，少奶奶跟在後面。）

鄒七嫂

你到外面來……不要躲在自己房裏想……

少奶奶

（插口）是，就悄悄想有何益？誰不知道你正經

……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

吳媽

（哭）啊呀！這短命的，害我沒有臉可見人！啊

呀！我今日就要死給他看！

少奶奶

這種短見是萬萬不行的。你要死給誰看？

鄒七嫂 誰不知道那糊塗蟲！你就不死也未見得不是正經

罷。

吳媽 （哭）啊呀！……我去跳井，我去，……

趙太爺 何必這樣？讓我打死阿Q好。咱們鄉里容不得這種人的。

（吳媽掙扎要去跳井，少奶奶和鄒七嫂揪住。趙司晨領地保入。鄒七嫂和少奶奶撩吳媽入房去。）

地保 （憤憤）阿Q，這獸畜生！不想他也會有這不軌舉動。

趙太爺 鄉里的老幼婦女須叫她們提防就是。

地保 本村家家戶戶既是知道他這事行，誰也不敢再叫他

做工了。他沒有短工做，沒有飯吃，自然自己總該會走動的

趙太爺 但是在他未離開本莊以前，吩咐村中婦女總要提防。

地保 是是，我一準吩咐他們小心提防就是。這可不是開玩笑哩！

趙司晨 太爺家裏頭嘴多，此後用人沒有阿Q也無妨事。一切粗重的工課，儘管可以叫小D來幫忙的。

地保 此後人家有短工做的，就去叫小D來做好。

趙太爺 那麼你就去找阿Q，他此刻大約是跑回土穀祠裏

去了。你非給他很嚴重的訓斥不成的。

地保 是我的事。這是萬萬寬饒不得的。明天我非責罰他到府裏來賠罪不成。

趙太爺 不錯，不錯。

（地保出去。）

趙司晨 太爺此後有工做，可叫人到隔壁通知我，我好去叫小D來。

趙太爺 你此刻就叫小D來罷。那獸畜生一曰米春未好，可就驚跑了。

趙司晨 好的，我就去叫他來了。

（少頃一個又瘦又矮的小D入。）

小 D

老太爺，司晨少爺說你叫有工做，真的麼？

趙太爺

真的，你把這白米舂好罷。以後常來府裏幫忙，工錢每月分兩次支給你。

小 D

好的，好的。

（小 D 舂米，太爺入房去。）

幕三 生活的問題

時間 前幕事情發生後的翌晨。

景地 未莊中的土穀祠。

人物 阿Q 地保 小D 管土穀祠的老頭子

(阿Q臥在土穀祠中的破榻上睡覺。內有管土穀祠的老人已起了牀，以毛帚拂拭祠壇，掃除地板。地保進來。)

地保 阿Q在家沒有？

老頭子 有的，還在睡覺的。

地保 把他揪去來！他還不知利害，還在安心睡罷？

老頭子 地保有甚事？他犯出法來了麼？

地保 這畜生！膽敢妄起淫心，把趙府的用人也調戲了，

你看這糟糕不糟糕！

老頭子

（驚愕）什麼？調戲趙府的用人，女用人麼？

地保 那忠厚的吳媽啦！

老頭子

吳媽？豈不是那將近五十歲的吳媽？

地保

就是那吳媽，還有誰呢？

老頭子

他什麼時候弄出這事情來呢？

地保

剛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哩。我昨夜老早就要來了，

不道事情又倒霉：剛一跨出門，就跌了一交，你看

我這頭上的傷口呢！給這畜生害了一晚睡不下，你

道可惱不可惱。

老頭子

（冷笑）不料我們這祠內，也會有這樣猴心的豬

悟能。昨晚我看見他倉皇地跑回來。面上露出那驚慌的神色，我就有幾分疑心。晚上也不吃飯，倒頭就睡下去，一直睡到此刻還未醒哩。

地保 他睡在那裏？

老頭子 堆在那裏睡着的，就是他啦！

（地保踏近阿Q睡榻，阿Q時已略醒，伸出兩手打呵欠，身略翻動，好像預備起來的樣子。地保拉開破被，從阿Q的耳朵揪將起來。）

阿Q （朦朧）不要相擾罷！唉，誰的媽媽的！

地保 （喝）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府的女用人也敢

挑弄她，簡直是造反。你這畜生！害得我晚上沒有

睡覺，你的媽媽的！

（地保掀將起來，阿Q掙扎。）

阿Q 人家要睡覺，怎麼要相吵鬧呢？放了罷！

老頭子 地保來了，還不知好歹。

阿Q （驚慌坐起）什麼！地保？

地保 你還在做夢！你這獸子也會造反麼？

阿Q （驚愕）革命黨造反了麼？

地保 （批頰）你造反啦！你調戲趙太爺的用人，不是造

反是甚麼？你是容不得在本鄉吃飯的了。以後誰見

着你，都要躲避的；誰也不敢再叫你做短工了。

阿Q 沒……沒有的事，我並沒有造反。那小孤孀實在太

媽媽的！

地保 你自己不是，怎麼還要說她怪話？你這該死的狗奴才！

阿 Q 哼，那小孤孀，她那裏是真正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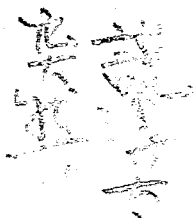
地保 此刻不許你多口，再要囉叨，便扯你送到衙門去！

阿 Q

地保 現在趙太爺叫我來訓斥你一番，你應當自作打算。不然，監牢裏總該去坐的。

阿 Q

地保 現在趙太爺怒氣冲冲。吳媽又要去跳井，要去上吊。這責成你是要負擔的。



阿 Q 她要跳井嗎？那麼我去把她扯……

地保 不准你多說！你又在說醉話了！你要知道你這回弄

出這天來大的事情，沒有斷了頭已是萬幸的了。你無論吃什麼虧，都該自做自受的。

阿 Q 是的，是的。看你們要叫我怎麼樣，就怎麼樣罷。

地保 現在趙太爺叫我和你訂了幾條條約，你是一定要遵

守的：第一條，今天下午用紅燭——要一斤重的

——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第二條，趙

府上請道士祓除縊鬼，費用由你負擔。第三條，你

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第四條，吳媽此後倘有

不測，惟你是問。第五條，不許你再去趙府索取工

錢和布衫。你答應不？

阿Q 我都答應的，只是我沒有錢。

地保 你敢說沒有錢？

阿Q 真的沒有錢，一個銅幣也沒有。我敢騙你不成？

地保 便是沒有錢，也該想個法子。

阿Q 我沒有法子想的。

地保 你，你這時候還敢說沒有法子想？你就當衣當褲，

也該變換出來的。你說沒法子想就了得嗎？

阿Q 那麼，我就去當了這領棉襖來賠償罷。

地保 你有方法盡管想出來，不過這五條定約是斷乎要履

行的。

阿 Q 履行的，我照約履行就是了。

地保 你老早就要把這些禮物預備好，好在下午趕快送到

府裏去的。假使耽誤了，還要加倍罰你！

阿 Q 不敢，不敢。老早送去就是了。

地保 現在不早了，我的酒錢，你自己算算。

阿 Q 酒錢！多少？

地保 素時是二百錢，這事不比尋常，自然是要加倍的。

阿 Q 我沒有現錢，等待棉被當了，一齊清算罷。

地保 不行，不行。酒錢是要現支的。

老頭子 (插口) 你既是沒有錢，老早就要守點本分才是

啊。

地保 沒有錢，還敢想女人？

阿Q 不敢，不敢想了！地保老爺，就把我這藍帽給你做抵押，行麼？

地保 （接了藍帽，審量了一回）這是不值錢的東西了，姑且體諒你這是第一次，以後是不行的。

（地保拿了藍帽，和老頭子興辭出去。）

老頭子

阿Q，你這麼行爲，惹動地保也來驚動了這祠裏，你真對不住神明！此後人家知道了，誰也不敢叫你做工。你沒有工免做，豈不白白的餓死麼？這也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阿Q 人家總少不的要用我的。

老頭子 難道不用你，就沒有他人不成？那小 D 做工，人家還誇獎他能幹哩。

（阿 Q 以手支頤，如有所思。老頭子取菜籃預備出門去。土穀祠中沉靜片時。）

阿 Q （自語）小 D！他敢奪了我的飯碗不成？

老頭子 你自己把飯碗滾掉，還要怪他人。

阿 Q 沒有小 D，人家捨得不來叫我麼？

老頭子 不要多發囉蘇罷。我現在出門摘菜去，祠內須要留心看看。

（老頭子持菜籃出。）

阿 Q （自語）哼，小 D！這小子敢謀我的飯碗去！……

(將手一揚，口唱)我執鋼鞭將你打！……

(小D從外邊進土穀祠來。)

小D 地保來了這裏沒有？

阿Q (迎出來，怒目)畜生！我正在想你！

(阿Q搶上小D，扯着他的衣領。)

小D (驚狀)我是虫豸，好麼？……

阿Q (愈加憤怒)我打死你這虫豸！你奪了我的飯碗！

(阿Q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阿Q便也將空着的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四隻手拔着兩顆頭，都彎了腰。阿Q進一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

D 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鬥了好久，老頭子持菜籃回來。）

老頭子

爲什麼事，好好的在這祠裏打起架來？

（阿Q手放鬆了，同時小D的手也放鬆，兩人直起身，各自退開。）

小D

趙太爺叫我來找地保，阿Q不明不白，開口便罵我，便要打我。

老頭子

阿Q，你真多事了！

阿Q

（高噪）你奪了我的飯碗啦！

小D

我甚時奪了你的飯碗？也不是我說你的壞話，也不是我和你鬥便宜。又是趙太爺先差人叫我到府上替

他們做短工的，我又不曾向他們要事情做。……

阿Q 你，你不曾向他們要事情做。怎麼我會沒有事情做呢？

小D 那我就知道了。

（老頭子將兩人撥開，揮小D回去。）

阿Q （目送小D）記着罷，媽媽的……

小D （回頭）媽媽的，記着罷……

（小D出去）

老頭子 阿Q，你這麼多事，不但未莊村中你站不住，恐

怕這祠內也是容不得你的呀！

幕四

靜修庵脫險

靜修庵

靜修庵歷險

時間 前幕事情發生的一星期後，某日溫和的早

上，微風拂拂，頗有夏意了。

景地 靜修菴的榮園牆外。

人物 阿Q 小尼姑 老尼姑 男漢

(阿Q衣物既都賣出，生計無方，踉蹌至靜修菴的牆門外，坐在一塊石上，表示腹饑狀。)

阿Q

(自語)老命要休了！一連三天沒有飯吃了。棉被，布衣，氈帽又都賣完了。只剩這領萬不能脫開的禪子，和這領賣不出去的破夾襖。我想也來剃頭做尼姑……(自批着頰)唉！胡說，我又不是女人。就做和尚罷。做和尚可以和小尼姑招親，再好

沒有了。……不知那小尼姑還在恨我不？……讓我

窺看內面有人在沒有。（阿Q從牆門往內探望。）

阿Q

（喜）哦！好一片青蔥的蘿蔔！我撞進去偷拔幾根來止飢，可不好罷。

（阿Q剛要撞入門去，恰巧小尼姑來開門。）

小尼姑

啊呀！你敢又來了！

阿Q

（笑）是的，我又來了，

小尼姑

你，你還敢又來？你這斷子絕孫的阿Q！

阿Q

好心的小尼姑娘，不要生氣罷。我來替你們管這園裏的蘿蔔好麼？

小尼姑

（發噎）你勿要假好心！你敢想要偷摘蘿蔔不

成？

阿Q 沒有的事，小尼姑娘！

小尼姑 （嗔怒）去罷，去罷！我要賊賊了！

（小尼姑關上了牆門，阿Q擋住，乘勢踏進牆門內。）

阿Q 難道不准我玩玩園裏的光景不成？

小尼姑 （喊）賊啲！快出來啲！阿Q來偷摘蘿蔔啦！：

：

（小尼姑一溜煙跑向巷裏去。阿Q倉皇拔出四個蘿蔔，兜在衣襟裏。）

老尼姑 （自巷裏走將出來）哎呀，真失德！青天白日，

敢也來做賊不是？

（阿Q走將出牆門來。老尼跟後面叫嚷，漸近門外。）

阿Q （在門外站住）誰來做賊？我是要來拜佛祖的，誰來做賊？

老尼姑 （站在牆門口）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屢進園裏來偷蘿蔔。……罪過呀，阿Q，……

阿Q 我是要來拜佛祖的。

老尼姑 （啊，阿彌陀佛！今日是甚時節，明明是屢進園裏來偷蘿蔔，還瞞過我嗎？）

阿Q 我甚麼時候屢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

老尼姑 (指阿Q的衣兜) 現在……這不是？

阿Q 這是你的？你能叫得牠答應麼？你…… (此時一匹

黑狗在門內叫吠，阿Q拔步便跑。老尼喃喃念阿彌陀佛聲猶可聞見，旋又關門進去。)

(阿Q再回轉身來，手裏捏着幾塊小石，想來報狗吠的仇，見狗吠的聲已杳，仍退坐原處石頭上吃蘿蔔。背後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男漢。)

男漢 阿Q，你怎麼跑到這裏來？

阿Q (嚇了一跳) 喂，闖嘴的啊，你怎麼也來？給我嚇了一跳的。

男漢 閒着沒事，來走走。你來這裏做甚麼？

阿 Q 近來命運真低，作事真倒霉！三天沒有飯吃了。

男漢 怎麼？你也來學坐禪了嗎？

阿 Q （苦笑）坐他媽的禪啦！沒有短工做，便吃不成飯哩！

男漢 怎麼？沒有短工做？

阿 Q 不但沒有人來叫做工，連棉被，氈帽，夾襖，都沒有了。

男漢 遭賊偷了不成？

阿 Q 不是賊偷，被地保罰了當出去的。

男漢 你敢是偷人家的母雞麼？

阿 Q （冷笑）咱這種人，也會偷母雞不是。

男漢 不，是爲什麼？

阿Q 咳，只是爲的那趙府僱用的小孤孀害的這麼田地！

.....

男漢 怎樣害的？說你的壞話不是？

阿Q 她一晚……（向男漢）你有旱煙沒有？

男漢 有的，（將旱煙拿給阿Q。阿Q從腰間取了自己的烟管吸烟，然後再說下去。）

阿Q 她一晚，我正在趙府舂米的時候，她告訴我：說趙太爺要買一個小的，又說少奶奶要生孩子了。咱聽了這話，就想着……

男漢 就想着什麼？

阿 Q

麼，想着自己一個人，覺得很孤單。又替那小孤孀——吳媽——設想，也是和咱同病相憐的：一個無妻，一個無夫。故此咱就跪在她面前，要求和她睡覺。那知道她就哭鬧，要去跳井。你看這小孤孀鬧的玩意兒，有趣沒有趣。

男漢

哈哈，你也夠笨了。白費了腿骨去跪了那賤婦！你跪了她，還要了不得不是？

阿 Q

那還了得。後來趙太爺生氣了，叫地保來罰了我，斷了我的飯碗。現在，給那小子小 D 升了紅運的！趙府不要用你，難道就沒有別家不成。聽說那錢府，豈不是也是未莊中數一數二的富家？

男漢

阿Q

別說錢府，那洋鬼子我看看就氣昏！不但他們此刻不要我，便是全未莊村中的人家婦女——上至五六歲的老婦，下至十一二歲的女孩——一看見我走過，都要叫入門去，關緊了門。你看這般假小姐派頭的娼婦們，使人得忍受下去不？

男漢

（苦笑）咳，看到這世情，我們窮人生下來真無用的！

阿Q

（吸旱煙）……………

男漢

他們有錢的人，有了大太太，還要買小的。咱們窮人，連一個女用人也不配和他談戀愛。這種不平的事，真是莫名其妙！

阿 Q

那小孤孀也不見得比我闊氣，比我不窮，虧她也會鬧出這有趣的玩意兒來。

男漢

我們也難怪那小孤孀吳媽，她不哭鬧要去跳井，那裏能夠掩得住衆人的嘴？恐怕連她的飯碗也都要失掉呢！

阿 Q

哼！女人，害殺人的女人！沒有女人和我們要好不要緊，沒有饅頭度日子，這可就難過了。

男漢

你才知道饅頭的利害呢，俗語說「萬般爲嘴苦」。假使人們免吃饅頭能夠長大，你我都可成了神仙了。

阿 Q

可不是麼，那有什麼法子呢！

（阿Q吸旱煙。此時兩人間的空氣，異常的沉

靜。）

男漢

阿Q，你現在如何想法呢？

阿Q

沒有法子想的，你的村中敢也有短工做嗎？

男漢

我們村莊裏的人，個個比鬼還窮，天天做工，自己還苦沒飯吃，那裏還有閒飯可以養活他人。像我自已也半個來月沒有工夫做了，只是終日閒着，半飽半餓地過日子。

阿Q

你也餓嗎？這裏有蘿蔔，拿去吃罷。

男漢

（接蘿蔔）誰給你的？

阿Q

（指牆裏的菜園）從那裏摘了來的。

男漢

（兩人停着吃蘿蔔。）

（吃的有趣）怪甜的。她們做尼姑的人，命運真好，天天敲鐘念佛，又有清爽的菴院住，又有甜美的蘿蔔吃。也不憂餓，也不憂寒。我想倒不如做尼姑好的。

阿 Q

可不是嗎，我也是這樣想頭。但是我們不是女人，怎做得尼姑。你想，我們一同削髮去做和尚好麼？

男漢

沒有法子想，當然是做和尚頂好的。可是人家又要笑我們不肖，因為沒有後嗣子孫，總是對不住父母，是大不孝的。

阿 Q

難道做和尚就不可以生子嗎？難道生子便不是和

尙？尼姑生得子，和尙便生不得子嗎？

男漢 尼姑生子，那是偷的。我們要出家，妻子是萬萬娶不得了。

阿Q 給尼姑招親好了，娶了妻子來做什麼。

男漢 （笑）哈哈，我們不要空口說白話，佛陀要責罰的。正經的頭路想得好。我想現在做和尙且慢談，換個地方去找找工夫做，或者行了紅運，發筆大財也未一定的。你看怎麼樣？

阿Q 是的，是的。那麼到那個地方去好呢？

男漢 我想倒不如到城裏去好的。

阿Q 好是好的，可是要到那一家家裏找生活？

男漢 城裏那鼎鼎大名的舉人老爺，常常需用了許多人，

我們就投往他家裏去找找工作做罷。

阿 Q 是不是人家所說的，那姓白的舉人老爺麼？

男漢 自然是他，城裏敢還有第二個舉人？

阿 Q 那麼，我們現在就進城去罷。只是我肚子好餓，口

又渴得很。你有沒有幾個銅元，好在路上可買點茶水止渴。（言畢站了起來。）

男漢 （也站了起來）銅元一個也沒有。

阿 Q 銅元沒有，有小角洋麼？

男漢 （笑）都沒有，一個錢也沒有的。咱們就沿途乞些饅頭和茶水止饑便了。（二人將上城去。）

幕五 衣錦還故鄉

時間 同年，暮秋，某日的下午。

景地 未莊的一家酒店。

人物

阿Q 酒店主 酒客 A 酒客 B

趙太爺

趙太太 鄒七嫂 王鬍

（酒店口仍舊有許多人在那裏閒談，吃酒。

王鬍亦在。）

酒客 B 聽說只同革命黨又打了勝仗，不知是虛是實。

酒客 A 人家都這樣說的。前日聽一個從城裏回來的過路

人說，現在城裏革命黨的勢力真大！官廳愈下令

查捕，革命黨徒佈滿愈多，任殺也不完的。嚇，

孫文這個人真好利害呀！

酒客 B

聽說還有一個黃興，也是了不得的人呢！

酒店主

（插口）黃興麼，那回——記不得是去年三月幾

時——他領了七十多個壯士。要攻破廣東的總督衙門，把總督嚇了半命。後來事情失敗了，七十多人都斬了頭。這黃興真是齊天大聖的化身，把身一搖，不知跑到那兒去了。聽說他比孫文還利害呢。

酒客 B

哦！好利害，好利害！他一個人沒有斬頭！

酒客 A

孫文更加利害的，連洋人都怕他。你不聽說麼，那一回清國皇帝懸賞十萬元，要買他的頭，他跑到紅毛番國去。那知道清國皇帝已行了詔書，叫

酒店主

酒客 A

酒客 B

駐紅毛番國的欽使把他捉住。他在監牢裏寫了一張信送給一個不知是紅毛的甚麼人，立刻……

（插口）聽說是他的洋老師哩。

洋老師？不錯，大約是的。他把那張信送給那個洋老師，立刻派了一大隊的紅毛兵來，把欽使館圍住，限他五分鐘交出孫文本人。那欽使嚇的屁滾尿流，立刻把孫文放了出來。你看，便是皇帝的命令，也拿他不住呢！

哦！好利害，好利害！難怪革命黨一仗勝過一仗的。

（正談話間，阿Q穿新的夾襖進來，從腰間掏出

滿把碎銀，也要買酒。）

阿 Q （將銀扔在櫃上）現錢！打一斤酒來！

酒店主 （笑容）哦，阿 Q，你回來了！

阿 Q 回來了。

酒店主 發財，發財，你是——在……

阿 Q 上城去了！

酒客 A B 哦，阿 Q，你甚時回來了？

阿 Q 我老早就回來的。

酒客 B 恭喜，恭喜！發大財了。

阿 Q 沒有的。

（店主拿一大瓶酒給阿 Q，請阿 Q 坐，阿 Q 吃酒，

店中酒客都表示恭敬的樣子，環著阿Q，探聽城中的新聞。）

酒客 A

阿Q，你是在那一家家裏幫忙的？

酒客 A

在舉人老爺的家裏幫忙的。

酒客 A

好闊氣！那白舉人誰不聞名。

酒店主

阿Q你在這麼闊人家裏，好不堂皇，怎麼就有工夫回來呢？可不是請假回來看看的罷？

酒客 A

不是請假回來的，我辭了職事回來的。

酒店主

何故辭了職事？

酒客 A

我不高興再幫忙了，那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做人又刻薄，事情又好忙的。

酒店主 發財了，回來好的。

酒客 B 居在城裏，好不快樂！

阿 Q 城裏人真糟糕！長槎叫做條槎，而且煎魚要用葱絲的。女人這方面看來也不比鄉下漂亮，走路時也扭得很不好看。然而大可佩服的地方，是居在城裏的人個個都會叉麻雀，不但假洋鬼子會叉，連十幾歲的小鳥龜子都會叉得精熟。

酒客 B 你該也學會叉麻雀了罷。

阿 Q 咱做工夫的人，那裏抽了閒空兒去叉麻雀。這是那一起吃閒飯的鳥龜子，才會有工夫去玩這把戲的。
(阿 Q 憤慨地說了，便慢慢地喝酒。)

酒客 A

阿Q，你住在城裏，可有看見甚麼奇異的事情沒有？聽說點燈不用洋火。真的嗎？

阿Q

（漲紅了臉）你媽的屁燈啦！

酒客 A

（忙賠罪）說錯了，說錯了！我忘記了。我是問你城裏暗時點什麼的。

阿Q

你不要再古怪，馬上叫革命黨把你拉去！

酒店主

你們說話要小心些。老Q這回回來，是不比往常時可以隨隨便便的了。（向阿Q）阿Q，聽說城裏暗時，不像我們村裏點的這種東西，有沒有這事？

阿Q 實在有，事。說也奇怪，在城裏點的那種東西只要

王翳
阿 Q

從一個活氈一按，房子就不暗了。但是我一次把煙嘴靠在這東西，等了半個時辰，還不見燃起來。我初到舉人老爺的家裏時，一晚老爺叫我把那東西吹熄，我拚命地吹了半天，都不會熄的。後來女傭人教我只在一個地方一按，可就熄了。你道奇不奇？

（鷺鷥笑）哈哈，蓋奇了！

（驕傲地斜睨王翳）笑甚麼！（轉向店主）還有更古怪的奇景呢，我有一回老爺叫我送信到城裏洋人開的一家洋行裏去，看見裏面一個洋人拿着一個黑筒向壁囉囉叨叨地說了一大堆話。說這裏說的話，別個地方可以聽見哩！

衆人 真的有趣呀！

酒店主 聽說這回城裏革命黨來得更多，你看見過打仗

嗎？

阿Q (喝了一大碗酒) 打過仗的，打過仗的。咳！真好

看。你們可看見過殺頭嗎？殺革命黨，唉！好好看看…… (阿Q且說且搖搖頭，將飛沫濺在對面的王翳，王翳伸長頸子聽得出神。)

阿Q (劈王翳的項窩) 瞭！

(王翳驚得一跳，快縮了頭，餘人都悚然而且欣然。阿Q得意，又乾了一大碗酒。)

阿Q (喊) 再打一斤酒來！

酒店主 來了，來了。

（酒店主給阿Q打完了酒。鄒七嫂搖搖擺擺走進來。）

鄒七嫂 阿Q有來罷？（看看阿Q）哎喲，阿Q，我找你半天了。我想你應該來這裏的。

阿Q 有甚事情！

鄒七嫂 阿Q，綢裙還有麼？趙太太要買的。我把你那條綢裙給趙太太看過，她喜歡的了不得。她叫我來問你要多買一條，有麼？

阿Q 你已經買去了，現在沒有了。

鄒七嫂 唉呀，真的沒有罷？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

阿Q (慢慢地喝酒) 紗衫也都賣完了。

鄒七嫂 不料也會完得這麼快嗎？

酒店主 (插口) 哦，阿Q何時也做了這途綢緞衣的生意了。

酒客 A B 若還有呢，我們也要買一些。

阿Q 沒有就是沒有了，我敢騙你們不成？(趙太爺和趙

太太進來，阿Q置之不見似的。酒客及王鬍出去)

鄒七嫂 (笑嘻嘻地) 哦，太爺太太也來了。

趙太太 你來問綢緞裙，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

鄒七嫂 他說都賣完了啦。

酒店主 (笑迎) 哦，太爺，太太，請坐罷。

趙太爺 坐坐。

趙太太 生意好啊。

酒店主 沒有的。

趙太爺 (轉向阿Q)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財(打量阿

Q全身) 那很好，那很好的。這個……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都拿來看一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為我倒要……

阿Q (慢應) 我對鄒七嫂說過，都完了。

趙太爺 (失聲) 完了！那裏會完得這樣快呢？

阿Q 都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趙太爺 總該還有一點罷。

阿Q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趙太爺 就拿門幕來看看罷。

阿Q 我晚上拿到府裏去就是了。

趙太爺 一準的。我晚上破例地點燈火等待你，不要給我們白等到燈油都乾了還不來的。

阿Q (氣在心裏的樣子，慢慢地喝酒) ……

趙太爺 (笑臉) 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儘管先送來

給我看，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忙瞥了阿

Q一眼) 阿Q，我要一件皮背心，你可還有麼？

阿Q (醉眼朦朧，站起) 我沒有，厠心……沒有的……
好的，晚上送去……一準的……我沒有皮厠心……

(趙太太兩頰赧然。衆人都呆呆地看阿Q走將出去。)

酒店主 阿Q你回家去了罷？

阿Q (醉態) 我投降革命黨去！

趙太太 (驚惶) 那裏去投革命黨？

鄒七嫂 怎麼好好的，便不高興起來了！

趙太爺 (張皇) 老Q，你要那裏去了？革命黨到了罷！

阿Q (喊) 造反了！造反了！

(衆人愕懼，目送阿Q。)

阿Q (高聲喊着)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

就是誰。(口裏琅琅地唱) 得得，鏗鏘！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鏘令鏘！

我執鋼鞭將你打！……

（阿Q且喊且走去。）

酒店主 他吃醉了。今天喝了兩斤酒哩！

趙太爺 嚶！吃醉酒罷！

趙七嫂 （赧然）這忘八蛋近來變了，我看他這些東西一

定是偷來的，須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把他送到衙門去，槍斃了他的狗命，也免貽了未莊的後患。

趙太太

你說話須小心呀！萬一這話傳出去，他去投了革命黨，叫了那些小皂嚟來和你結怨仇，目前我們就先要受他的虧了。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吃窠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只要自己夜裏警醒點就是了。

鄒七嫂

太太這話是不錯的。

趙太爺

我不信這種人也會投入革命黨。革命黨要剪光了頭髮的，他平日豈不是痛罵錢府那個讀洋學堂的大少爺剪髮嗎？他這種人不道是剪了髮還投不入革命黨，便是砍了頭也是投不入的。

趙太太

（憂容）我們少犯了他爲是。（向鄒七嫂和酒店

鄒七嫂
酒店主

酒店主

主 你們不可向人家提起這段事，怕一口傳一舌的。

知道的，我們不提就是了。

（趙太爺趙太太鄒七嫂將下。）

太爺太太慢走呀！

——幕閉——

幕六 人生大團圓

時間 同年冬，光復後三個月，某日下午三時。

景地 審判廳公堂。

人物 阿Q 判官 書記官 地保 趙太爺 長衫

差員二人 兵士十餘人

（判官坐在堂上，傍書記官一，左右長衫差員二。站庭兵士四，分立兩邊。）

判官 傳原告來。

差員 （高嗓）原告上來！（趙太爺入，站在判官案前。）

趙太爺 小民在。

判官 你是趙明經麼？

趙太爺 是的。

判官 你告的甚麼事情？

趙太爺 因爲本年十一月十五夜，家裏忽遭搶劫，所有財物一掃而空；請求官長大人緝兇究辦！

判官 現在對於搶劫的匪徒都已查出麼？有被嫌疑的人麼？

趙太爺 匪徒衆夥，不能一一查明。但未莊本村中的阿Q，是勾結匪徒的主犯。

判官 有何見證？

趙太爺 阿Q前曾上城裏來謀生活，住在那白姓的舉人家裏。後來辭了白舉人家裏的工作，去勾引匪盜偷

了白家許多財物，回到未莊本村去發賣。他並且於高興的時候，把他在白舉人家行竊的事也都告訴人家。這回聽說革命黨入城來，阿Q常常張言要投入革命黨，且常道革命黨若造反了，他要什麼就是什麼，要誰就是誰。這回他親身引匪徒乘夜打搶小民的家，還有本村地保親眼看見他引衆前行的呢。

判官

傳地保來。

差員

（高噪）地保上來！（地保入，和趙太爺並站在案前。）

判官

地保，你親眼看見阿Q領導匪徒打劫趙家沒有？

地保 憑天良說話，我看見應該是他的。

判官 你到底有明明看見沒有？

地保 我明明看見的。

判官 既是明明看見，怎麼又說「應該是他」呢？這顯明

你是在推測，不是明明看見的罷。

地保 未莊村中人人都有正經頭路做，只有阿Q是沒有正經頭路做的，不是他幹了這事，誰會幹了來。

判官 你還有看見別的人沒有？

地保 還有一大夥的人一同來的。

判官 你認得他們嗎？

地保 只有阿Q，我是認得的；其餘的，我認不出來。

判官 那個時候，你看見阿（穿）是甚麼衣服？

地保 （遲疑）就是他現在穿的那樣衣服。

判官 什麼色的？

地保 就是他現在穿的那樣衣服。色。

判官 那個時候大約幾點鐘？

地保 （回頭看趙太爺）太爺，那個時候大約幾點鐘了？

判官 （拍案），我是問你，不二問他！

趙太爺 （插口）你豈不是說九點多鐘了嗎？

地保 （有些驚心）是，是。大……大約九點多鐘，我一

時忘記了。

判官 你要照實的招來，若有虛詞，要重辦你的罪的。

地保 小民所招是實，望官長大人明察。

判官 傳阿Q來。

差員 (高噪) 阿Q上來！(四站庭的兵士抓住阿Q上來，

阿Q注視判官，有些奇異，便跪下去。)

差員 (吆喝) 站着說！不要跪？

(阿Q站了起來，又蹲了下去，終於依舊地跪着。)

差員 (鄙夷) 奴隸性……

判官 (沉靜地看了阿Q)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

早已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

阿Q ……

判官

（大聲）招罷！

阿Q

（斷斷續續）我本來要……來投……

判官

（轉和氣）那麼爲甚麼不來的呢？

阿Q

假洋鬼子不准我！

判官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裏？

阿Q

什麼？……

判官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阿Q

（憤憤）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的。

判官

（和氣）走到那裏去了呢？老實地招出來。

阿Q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判官

（和氣）你不知道，怎麼知道他們自己搬走的呢？

阿 Q 我知道他們自己搬走的。

判官 甚麼時候搬走的。白天呢。還是黑夜？

阿 Q (有趣起來) 黑夜，黑夜。咳，有趣，有趣！那天

夜裏我從酒店裏要回去，忽然間聽見「掃，吧」，

「！我便在暗中直尋過去。仔細一聽，好像有些吵

嚷的聲音；又仔細一看，「見許多白晝裏穿甲的人，

接二連三地將箱子抬走了。將器具搬出，並且秀

才娘子的金框眠床也打了出來。那些人真可惡，也

沒有來叫我的！

判官 你要照實招來。地保說他明明看見你滾滾走的。

阿 Q (又沈悶起來) ……

判官 你沒話答，顯明你自己是幫同搶的罷。

阿Q ……

判官 他們分給你的賊，現在放在那裏？

阿Q 他們自己搬走的，他們沒有來叫我。

判官 你若不幫同搶，怎麼地保不說看見別人，偏偏要說看見你？

阿Q 因為我想造反。

判官 你想要怎樣造反？

阿Q 我想投降革命黨去造反，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

判官（拍案）胡說！革命黨何時何地造了反？你要照實

招來！

（阿Q嚇的頭更低下去。）

判官 你好大胆，敢想造反不成！（停頓）你敢造反，東西那敢不搶？（停頓）你還有什麼話說，老早說出來。

阿Q （全身抖戰）……：

判官 你沒有話說了嗎？

阿Q （想，顫聲）……沒……沒有。

判官 既是沒有話說了，起來畫一個押！

（長衫的差員接過口供紙，並拿了一枝筆遞到阿Q的面前，將筆要塞在他手裏，阿Q見筆很驚慌，差

員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阿Q（慚恐）我……我……我不認得字。

差員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

（阿Q手捏着筆只是抖，差員替他將紙鋪在地上，

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量畫圓圈。他因畫不圓，呈出抱歉慚愧的樣子。差員奪了口供紙。）

阿Q那個畫不圓，我再畫圓些。

（差員不理，將口供紙置原處。）

判官你還有什麼話麼？

阿Q（想）……沒有。

判官（以目示意）扯出去！

二差員 噫！

趙太爺（焦急）請求官長先追還了賊，然後把他槍斃了罷。

判官 賊是追不回了。人既槍斃了，你也就可安心了。
趙太爺（哽咽）賊追不回，我全家怎麼過活呢！
判官 「在法爲法」，我是秉公判決的。（將硃筆擲案上）

扯出正法！

（二長衫差員噫的一聲，把阿Q揪了起來。站庭兵士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寫着：「槍斃搶劫犯阿Q」七個字，將阿Q兩手反縛。一隊荷槍兵士進來，把阿Q押將出去遊街示衆。）

——幕閉



阿 Q 劇本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編者 陳夢韶

發行者 王懷和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環
平街口五二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初版

